

他看见你的声音

殷寻
×
著

S

实力悬情作家 **殷寻**

超人气法医推理言情力作 爱情在抽丝剥茧的案情中推开神秘之门

人心不可直视，可他偏要做窥视人心的那一个，仅凭一把解剖刀划开迷惑人心的虚妄，看见真相的声音。



他看见你的声音



殷寻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看见你的声音 / 殷寻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500-1941-6

I. ①他… II. ①殷…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8515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wy0791@163.com

书 名 他看见你的声音
作 者 殷 寻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燕 兮
责任编辑 臧丽娟 周振明
特约策划 燕 兮 柴鹤嘉
特约编辑 柴鹤嘉
封面设计 郑力璋
封面绘图 度薇年
版式设计 王雨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 张 10.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1941-6
定 价 32.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6-30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The page features several stylized bird silhouettes in flight, scattered across the upper half of the page. There are five birds in total, each with a simple, elegant shape and a long tail.

目 录

CONTENTS

楔子		001
Chapter 1	听说，他回来了	002
Chapter 2	失踪的小提琴家	023
Chapter 3	被青春圆寂的是爱情	044
Chapter 4	你从来都不知道	063
Chapter 5	越了界限的感情	073
Chapter 6	被爱情流放的是青春	094
Chapter 7	尸体会告知真相	113
Chapter 8	温暖了回忆，冰凉了现实	138

The page features several stylized bird silhouettes in flight, scattered across the upper half of the page. There are five birds in total, each in a different pose, suggesting movement and freedom.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9	没有情何来恋	154
Chapter 10	指尖上的白兰花	172
Chapter 11	你到底是谁	191
Chapter 12	画像里的男子	215
Chapter 13	关于他的存心故意	229
Chapter 14	深夜的脚步声	244
Chapter 15	不一样的画	261
Chapter 16	被发现的琴弦	287
Chapter 17	谁误了谁的光年	311

女人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一身落地白袍，左手托着颜色诡异的画料盘。

窗外的雨点斗大，歇斯底里地砸在玻璃窗上，一道闪电照亮了画纸。

画上是一只通体的黑猫，脖子上却多了一条牵引绳，女人一笔又一笔地调整着牵引绳和猫身的颜色。

女人的脸苍白而麻木，那只黑猫就在她的画笔下变得愈发真实起来。

画纸上的天空，是极度不舒服的灰白色，就像女人那双毫无表情眼眸，像极了死鱼的眼。

她垂手，画笔落地。

长袍的一角，是大片刺眼的殷红，如血……

听说，他回来了

二月的最后一天下了雨，冲凉了早春的温度。机场来往繁忙的脚步，从未停歇，有时候、有些人，离别往往就是一辈子。快过安检的时候乔云霄缓了步，顾初对他说：“一切顺利。”

乔云霄看着她，良久后才轻声吐气，“但愿吧。”

“会的。”顾初旁顾了一下，来往的人群中有记者的身影，她并未慌乱，补了句，“困境总会过去的。”就像是窗外的雨，下得再大，也终究会天晴。

“我最放心不下你。”他轻叹，多少年这个女孩儿就一直扎根在他心里，令他疼痛。她终究也是长大了，成了他一生想去攥紧的美梦。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还有思思。”顾初唇边的笑始终未散，相依为命未尝不是好事。

乔云霄何尝不知，如果拨开她瞳仁里的坚强，只剩下一颗布满荆棘的心，尤其她父母去世之后。只是，她从不曾将心交到他手中。

“其实医院那边我可以帮你——”

“我真的很好。”顾初轻声堵住了他的打算。

乔云霄剩下的半截话就只能咽了下去。

“快进去吧，会被记者看到。”顾初提醒了句。

乔云霄点头，周遭微凉的空气跃过他宽阔的肩膀，沾了几缕薄浅的香。她转身要走，他叫了她名字。

她回头。

“你恨过我吗？”

乔云霄逆光而立，高大的身影看上去模糊不少。顾初看着他，没说话，只

是轻轻地摇了下头。

他紧攥行李箱杆的手指渐渐松了，心却像是被人揪了一把。如果痛恨能让一个人念念不忘的话，他愿意成为被她恨着的那位。

再抬眼顾初已经走了。

来往的人影中，唯独她的背影看上去那么单薄清瘦。几米开外，乔云霄不知怎的，冲着她的背影喊了句：“顾初，你还没忘了他，对吗？”

他想她是听不到的，机场这么多人，来往的脚步这么纷杂，可是，他知道她听见了，隔着人群，她的肩头极不明显地颤抖了一下，他就知道。

可她终究还是没有停步，更没有回头，像是没有听见，又像是，迟迟不肯给她自己一个答案。

顾初还会梦到从前，醒来后感到一阵薄冷，但如果能拼命抓住梦里的温度，她的指尖就不会太凉。

进入四月份的琼州会竞相开很多的花儿，能叫上名字的，和叫不上名字的。顾初回到这座城市已有三年多了，可明明就是生她养她的地方，每次午夜梦回她都会惊觉陌生。

岑芸来医院找她的时候正值中午，西药房空闲了下来。医院走廊尽头的液晶显示屏里装了一个一本正经的女主持人，正在播报本市最新消息，是关于乔远集团的。

岑芸从顾初手里接过信封，没有打开，只是捏了捏，语气就如唇角的温度，淡凉：“就这些？”

“嗯。”顾初两手揣在白大褂兜里暗自深吸了一口气，“姨妈，思思这个月用了一些钱，下个月我会多还您一些。”

岑芸精致的妆容暗色了不少，“你可别忘了，当初你爸妈去世之后欠了一屁股外债，是我省吃俭用帮着你们还上的，到现在我可没收你一分钱利息，早知道你这样，我单拿着那笔钱存银行吃利息都比现在享福。”

这番喋喋不休落在顾初耳朵里有些模糊，她的视线落在屏幕上，里面的乔云霄正在接受采访，脸色憔悴，直到岑芸最后一个字收了音，她才开口：“对不起，姨妈。”

岑芸嘴角抽动了一下，随手将信封塞进了今年春夏新款的 Prada 挎包。

“乔远集团这次栽了大跟头，那么大的上市公司被查账还有活路吗？乔老爷子都病倒了，单是乔云霄一个人飞去伦敦顶着，我看啊这次悬了。你也算精明的姑娘，要是再跟乔家公子纠缠不清的，说不准要惹祸上身。”见顾初一直盯着屏幕，她提醒，“你也不用这么感情用事，这都是报应，想当初他们乔家——”

“我去工作了。”顾初打断了岑芸略带幸灾乐祸的语气。

刚要走，胳膊被岑芸拉住，“照着单子给我拿点药。”她又打开精致的小包，拿出一张单子。

“这些都是处方药，没有医生的处方单，这些药不能给您。”

“就是处方药我才来找你拿，药店能买到的药我还用求着你吗？”岑芸染着蔻丹的手指敲了敲单子，“放在家里备用，说不准哪天就用上了，挂个号那么费劲，见了医生要开药，医生问前问后的，浪费时间。怎么说你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守着个西药房呢，随手拿上几盒医院也不知道。初初啊，你可别忘恩负义，别忘了，你这份药剂师的工作还是我求爷爷告奶奶，花了不少钱，搭了不少人情关系才得来的。”

“医院的规矩我不能不遵守，另外，您不看医生就乱吃处方药很危险，万一出事怎么办？您觉得挂号费劲的话，大不了我起个大早给您排队挂号。”

岑芸气得一跺脚，“真是养了只白眼狼！”

顾初在她离开后，松了口气，转身回了药房。

经过走廊时她也不曾留意，屏幕上广告过后又蹦出了一则消息：据悉，国际知名人类学法医陆北辰近日将会抵达我市，经有关人士透露，陆教授此次在我国的行程将会全程受到保护，媒体纷纷猜测他此次前来的目的。陆教授向来有“尸译者”的称号，经他手盖棺定论的从不会出现冤假错案……

夕阳泼染了天际时，医院的急诊室又来了一波病人，西药房也开始忙碌起来，库房调配时间来不及，要求加派人手过来搬药。西药房的同事都是工作了十几年的老油条，自然懒得搭理，末了，顾初主动跑去库房帮忙。

“顾姑娘，要我说你就是太好脾气了，他们都把你当软柿子捏呢。”库房的一位老伙计边往车上搬药边替她打抱不平，“怎么说你都是个药剂师，每次都让你来跑腿儿。”

顾初只是笑笑，将车上的药跟单子上的数量认真地进行核实。她只是一只背着软软的壳的蜗牛，也许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一脚踩死，所以这么多年她学会了忍让，她没权利受到伤害，因为还有思思。

顾初推着一箱箱的药品往回走，额上的发被汗水打湿了。她不是没看见周遭病人投过来的眼神，有个病人小声跟病友说：“那个推药的小医生长得像演员似的，真漂亮，也不知道是哪个科室的。”

替神经外科送药的时候，顾初盯着“手术中”这三个字看了许久，如果她还是以前的她，如果所有的事都不曾发生，她一定会是最优秀的外科医生。

在机场时乔云霄的那句话没说完，顾初知道他想说什么，虽然他身陷囹圄，但帮她转为临床亦是易事。这么多年他一直想为她做些什么，她能做的只是婉拒，有些人的人情是不能欠的，一旦欠了，就还不清了。

终于忙到下班，顾初坐在医院草坪旁的椅子上揉着发酸的胳膊，不远处救护车的车灯还在闪，那急切的光亮晃得人心发慌，就像，当年运走父母的那辆车。

手机响了，是筱笑笑，她远在上海的好友兼大学睡在她下铺的舍友。

“谢天谢地你终于接电话了。”筱笑笑豪迈的笑声直穿顾初的耳朵。

“今天比较忙。”

“跟你说一下，本周六上午十点咱大学同学有聚会啊。”

“周六我还有工作，不——”

“打住，千万别拿工作当借口，再说了，这次聚会定在琼州，不用你千里迢迢赶赴上海。”

顾初迟疑，“在琼州聚会？”

“当然。”筱笑笑故意拉长了声音，搞得神秘兮兮，“我听说，是他回来了。”

他回来了。

筱笑笑没有指名道姓说“他”是谁，可是，顾初知道她口中的“他”是谁。

已经不记得筱笑笑后来又说了什么，听进顾初耳朵里的只剩下蜜蜂打架的声音，许是蜇痛了耳膜，这种轻浅的疼顺势而下，惹得心脏中了毒，揪着痛。记忆，如同被时光剪碎的照片，飘零而来再一片片粘上。

“你觉得我们能一生一世吗？”

“顾初同学，你的问题时间跨越性太大。”

“很难回答？”

“目前回答不了。”

“那到什么时候回答得了？”

“等七老八十的时候。”

“你要是敢变心，我就把你心脏掏出来。”

“所以，你日后可以选择心脏外科。”

是谁说的爱情是件简单的事，曾经的她就那么以为，然后疼过哭过，在两人终于走向崩盘的时候才明白，其实过于单纯的他们，谁都没有能力来维护逝去的爱情。

被青春圆寂的是爱情，被爱情流放的是青春。

风吹过时，顾初觉得眼角有点凉，抬手擦拭才发现，睫毛有点打湿了。低头清理手机里的未接来电，果真都是筱笑笑的，她夺命连环 call 的本事让人望尘莫及。顾初叹了口气，清理到最后一个时手指蓦地止住。

一个座机号，陌生的。

顾初盯着手机里的这个号码，不知怎地右眼皮极快地跳了一下。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顾初的手指覆上了那串电话号，竟有点抖，深吸一口气，回拨了过去。

“是顾初吧？这里是市公安局。”

顾思一动不动地坐在角落里，一件黑色七分袖薄衫，配了条藕荷色的带纱长裙，染有浅咖色的梨花头随意扎了起来，脸惨白得像是涂了一层油漆。

见到顾初后，顾思紧绷的神经终于断了，冲上前抱着顾初就哭了。顾初紧紧搂着她，安抚的同时，愤怒地盯着眼前的警务人员。

罗池也在打量着顾初，经调查，顾思的父母双亡后就一直跟着姐姐相依为命，姐姐顾初，二十五岁，琼州慈济医院药剂师。妹妹顾思，二十岁，就读于琼州大学艺术系。据手下反映，在得知顾思被带到警局后，顾初的表现没有像寻常人似的歇斯底里。此时此刻她在愤怒，漂亮的大眼睛就如同含了箭。

“萧雪的案子还在进行中，希望两位能够暂时保密，因为令妹曾与死者发生过争执，所以我们需要排查。”

萧雪，知名小提琴演奏家，最具天赋的音乐家。今年八个城市的个人演奏会十分轰动，琼州是最后一站，票价被黄牛抬高了十倍之多，即便如此依旧抢售一空。一个月前，琼州的个人演奏会当天，却迟迟不见萧雪出现。

萧雪的离奇失踪轰动了全国，琼州这座原本安静的海滨城市一下子引来了不少媒体。萧雪家世背景雄厚，又是独生女，其父母除了报警外还下了重金悬赏，不管用什么办法、花多少钱都要找到女儿。省公安厅也成立了专案组来调查，可一个多月过去了，萧雪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似的。

萧雪的事顾初是知道的，她压下不悦，拎起顾思的小挎包，“请不要再打扰我妹妹，她胆子小，经不起吓。”

“顾女士。”

顾初转头。

“你跟萧雪很熟，对吧？”

顾初坦然，“我认识她，所以我完全可以演好市民配合警方调查的角色。我妹妹是个连税都没上过的孩子，我想她无法为你们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罗池愣了一下。

门口一道嗓音，低沉而清冷，“二十岁的成年人已经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也可以承担完全刑事责任。补充一句，小孩子，也会犯错。”

顾初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转头看向门口，蓦地怔住。走廊的光掠过室内，男人的唇眼匿藏在光影之中，彰显着绝对优势的身高。

她听见心脏炸开的声响，万千碎片扎进了大脑皮层，太阳穴跳动着，透不过气来，呆呆地盯着离自己只有不到三米远的男人。

时间厚爱地精雕了他的脸颊，棱角分明，微抿的唇角尤显严肃。他站在那儿，手臂上搭了件外套，简约的白衬衫透着一股子冷，与记忆中在大学校园篮球场上引得全场女生尖叫的不羁大男孩儿大相径庭。

顾初的大脑嗡嗡作响，下意识喃喃，“北深……”

陆北深，这个名字，已经五年了，她从不敢轻易叫出口，因为只要舌尖轻

轻一卷，心就会溺入万世洪荒。

男人站在门口没有动，淡淡开口：“我是陆北辰。”

顾初僵住，他亦看着她，目光不游离，坚决、理智，甚至，有深藏不露的智慧。

“这么晚了陆教授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欢迎莅临指导。”罗池开着玩笑。

陆北辰从她身边过，极淡的来苏水气息。她对这个气味很熟悉，医院的味道，划过鼻腔时原本就会觉得刺痛的寒。

“有关萧雪的案子我们还得谈一谈，有可能我们刚开始的方向就错了。”罗池说。

陆北辰接过资料翻看，翻阅的动作不疾不徐，像是他传递给别人的印象。顾初是蒙的，陆北辰？他不是北深？怎么可能？他有着跟北深一模一样的脸。

“顾女士？”

顾初懵懂回顾。

“今晚打扰两位了，还请多多理解。”罗池挑了下眉，“或者两位留下来尝尝食堂的饭菜，听说还不错。”

顾初听出这人谈谐口吻下的送客实意，喉头发紧，目光移过时又落在了那尊高大的白影上。他垂眸在看文件，淡漠疏离。这个角度看过去，他的鼻梁高丽笔挺，是她极为熟悉的。

房门被人敲了两声，很有礼貌，然后飘进来温柔大方的女音：“北辰。”

高跟鞋踩地的声响一直绵延到陆北辰身边，滑过顾初鼻尖的是马达加斯加依兰和玫瑰的尾香，夹杂着非常细碎的檀木气息和柔和轻巧的香根草甜，能够很优雅平和地在鼻腔中扩散。

顾初抬眸，很是洋气优雅的女人，一袭薄粉长款外衣将她的肤色装饰得愈发娇艳，黑色的小手包恰到好处地昭示着她低奢的品位。

女人也打量着顾初，“这位是？”

陆北辰这才合上文件，搁置一旁开了口：“如果方向错了，只能说是你们调查的问题，我只负责发现，怎么解决是你们的职责。”

罗池愣了半秒后反应过来陆北辰是在跟自己说话，摸了摸鼻子，笑着说了声是。顾初的衣角被顾思拉了拉，她小声道：“姐？”

顾初也反应过来，在这里，她只是个局外人。

“犯错的往往都是小孩子。”就在顾初打算离开时陆北辰又开了口，口吻很淡，却有针对性，“顾女士，你觉得我说得对不对？”

顾初觉得像是被人用锤子狠敲了下后脑，她看向他，心口惊涛骇浪，但始作俑者依旧站在原地，如在白雪皑皑中伫立的松柏，那张脸颊被灯光映得更清晰英俊，他的眼睛很黑，深邃得令人心慌，像是看穿人心一切的犀利。

她不敢与他对视太久，错开目光，揽过顾思的手臂轻声说了句：“回家吧。”

翌日是个大晴天，海洋性气候的琼州，在阳光明媚的时候总会惹人怜爱。顾思今天没课，两姐妹吃过早饭后没出门，就一直窝在沙发上聊天。窗子是开着的，有暖暖的风进来，拨了窗棱上的风铃，清脆悦耳。

“原来昨天晚上的那个人就是陆北辰啊。”顾思枕着顾初的腿，啃着苹果说，“亿万年才能挖出来的帅哥做法医太可惜了，他应该面对的是一张张如花似玉的脸和一具具鲜活的娇躯，而不是一堆堆枯骨和血淋淋的尸体。”

顾初没吭声，盯着笔记本上一则播过的消息看，正是陆北辰抵达琼州市的消息。

“高冷范儿啊。”顾思凑上前，“我之前在一本国外杂志上见过他的报道，听说也是唯一的一篇正式报道。外界说他智商极高眼神毒辣，只需要看一眼尸体就能知道对方是怎么死的，看一点儿骨头渣都能知道死者身份，国际上送他一个称号，叫作‘尸译者’。他今年才三十一岁，又是博士又是教授的，罕见的法医界身价极高的男神。”

顾初没理会她的喋喋不休，脑子里想着的是另外一回事儿，他明明就是陆北深，为什么要否认？但如果他是陆北深，那改了名字和职业又是怎么回事儿？她也试着查陆北辰的个人资料，甚少，只表明他定居于温哥华，常年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还有零星的有关他通过尸骨破案的介绍……

顾思却在一旁想到了什么，迟疑，“话说这位陆教授特别难请，为什么这次会来琼州？在警局他们提到萧雪，难道——”

“说明萧雪已经被找到了，是尸体。”顾初没有惊讶，能让法医去接触的，说明这人已经死了。

顾思喃喃道：“已经死了……现在所有人都以为她只是失踪。”

“那天在派对上还发生过什么事？”顾初合上电脑问。

昨晚到家后，思思便跟她讲述了一个月前与萧雪的过节。原来，在萧雪失踪的前三天，她曾经参加过由思思学姐组织的一个派对，在派对上，因为萧雪的成就难免会有恭维之言，思思也年轻漂亮，见萧雪在派对上挺傲气甚是看不惯，两人几句话不对付就争执了起来。三天后，萧雪离奇失踪，而思思也成了涉案人员之一。

顾思有点急了，“你不是不相信我吧？”

“不是我不信你。”顾初眉心隐蹙，“我只怕，不相信你的会另有其人。所以，你要仔细回想当晚你所见的人和事，有什么落下的线索都要告诉我。”

“真的没有了。”

顾初凝眉思考。

“反正我是无辜的，该说的我都跟那个小警察说了。”顾思搂过她的胳膊，嘟着嘴，“说不定是萧雪自己想不开寻短见呢，她那个人神经兮兮的，喝点酒又笑又哭，简直一神经病。网上可说了，因为压力大她疑似患上了轻微抑郁症呢。这件事跟咱们没关系，萧雪家那么有钱有势的，不但那个小警察是外援，连陆北辰那个大腕都给搬来了，还有什么查不出来的？要我说什么最难邀请的专家呀，只要钱到位上帝都能来帮忙。”

顾初知道顾思一肚子怨气，也不怪她，谁摊上这种事心里都不舒服，原来昨晚的那个警察也是外援，看来这件案子不简单。

“我还没说你呢，在学校里你闲得冒泡对吧？没事参加什么派对，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现在我们——”

“为人处世要低调嘛。”顾思懒洋洋地打断了她的话，扬眉，“我跟你想得可不一样，咱们顾家凭什么就要受委屈？我们为什么要活得小心翼翼的？我们还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才不要平平淡淡过一辈子呢。”

顾初敲她的脑袋，“年轻漂亮能当饭吃？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顾家的事错也好对也好都已经过去了，你的心想要蹦高是好事，但先要把你的翅膀练结实了再说。”

“我觉得我就不是学习的料啊。”顾思由衷地说，“你比我聪明多了，打

小跳级就跟吃家常便饭似的，十七岁就考上了大学，如果不是家里出事的话，你大五毕业就会去国外读研，出来一定是优秀的外科医生。其实我对学习不大感兴趣，就算顶破了头都追不上你的一半。”

“所以？”

顾思像树懒似的轻轻勾住了顾初的胳膊，“我不想上学了，我也想像你一样出来工作。”

“胡说！”顾初将她推到了一边，“就算你再不想读书也要给我把这四年念下来！”

顾思一见顾初不高兴了，马上凑上前示好，“你可别生气啊，这么漂亮的脸被我气出皱纹可不好，我只是说说而已。”她一下子将手伸进她的脖子，“哎呀，你笑一笑嘛。”

脖子正巧就是顾初的痒痒肉，平时她最怕别人碰她的脖子，所以这个把柄就被顾思捏在手里，手这么一搭她就觉得痒忍不住笑。

顾初一笑会让人觉得冰川融化万物生长，至少顾思是这么认为的，顾初继承了妈妈的美，浅浅梨涡总会令人迷眩。顾思最怕看见顾初哭，她从不要号啕大哭，哭得默不出声才让人揪心。

可是，顾初很少哭。

父母下葬时顾初没有哭，顾思觉得她的心太狠，她跟顾思说：因为我还有你。

顾初跟顾思说：哭，是没用的。

那么，如果有一天连我也不在了呢？顾思曾问过顾初这个问题。

顾初看着她，很认真地跟她说：那么，我一定会把你葬在你最喜欢的地方，然后，我会哭得很伤心。

“能跟我说说你是怎么认识萧雪的吗？”顾思见顾初笑了，心情也轻松了，想起在警局的时候，那个小警察问的话。

顾初偏头瞧着她，“不能。”

顾思一撇嘴，“跟我还神秘兮兮的？没劲。”

顾思眼睛骤然一亮盯着顾初，嘴巴刚要张开，顾初就慢悠悠地说了句：“你也别想从我口中知道北深是怎么回事。”

一下子堵住了顾思的好奇，气得她哇哇大叫：“别以为我就不知道你在大学的那点事儿，我会查的！”

一提到陆北辰，顾初就会想起陆北深，心口刺痛了一下，“太八卦可是女人早更的预兆啊。”

顾思冲着她瞪眼，半晌后见顾初真不理自己了，也心知肚明这件事铁定问不出来了，几口咬完苹果，靠在沙发上叹了口气，然后偏头看着顾初，窗外的光正好折过窗棱落在顾初的脸颊上，长长的睫毛忽闪时似有温暖落下。

顾思轻声唤了声：“顾初。”

“嗯？”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顾思移开目光，眼神转得低落，“如果——”

“如果爸妈还活着。”

顾思抿唇。

“如果他们还活着，一定不会让你受这么多的委屈。”顾初替她说完心中所想，摸了摸她的头，“但是你还有我在呢，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伤害，不论任何事。”

顾思紧紧搂住了顾初，“我也会保护你的，姐，我以后一定要赚很多很多的钱，你不能过穷日子，我们都不能过穷日子。”

顾初今晚又失眠了。

她坐在画板前，一手拖着油彩盘，一手拿着画笔，面前的画布上亦是清浅的色调。她画画不专业，只是业余爱好，可世事就是难料，她以为她的手一定会拿手术刀，但陪伴她的只有画笔。

几笔下去，画纸上的画像愈发清晰，她竟不知不觉画了一张男人脸，笔挺轮廓线条硬朗，手冷不丁地抖了一下，她马上起身，整盘油彩打翻在裙上，染了一大片的青红紫绿。

顾初拉了一张白布将画作蒙上，然后堆放在了角落，还有几幅也是蒙着白布的画，如同陈旧的记忆被她封锁在了那一角，是陆北深，每一张都是陆北深。

十一点半，这个时间还不足以让整个琼州安静下来。月光在窗棱上留下清暖的痕迹，洒在一侧的照片墙上，照片不少，有顾初的、顾思的，还有一张张